

觀其世道而范此言是以可畏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以祭祀不輟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善建也德者用之不拔也善抱也德者守之不脫也如子孫相傳以祭祀不輟也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家一家皆修其德乃餘修之鄉一鄉皆修其德乃長修之國一國皆修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天下皆修其德乃普故以修身之德觀身以修家之德觀家以修鄉之德觀鄉以修國之德觀國以修天下之德觀天下承承其德用之不盡若子孫祭祀相傳不止也老子曰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修身之德

道德真經直解卷之三

道德真經直解卷之四

本來子部若愚直解

清河居士張知新校正

陸八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虫不螫切夫猛獸不據攫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也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嗷不嗷一也之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舍也至德之厚也保者其行者可比於赤子赤子外無物情內無其心無心則物不為對故毒虫不螫猛獸不據攫攫鳥不搏骨弱筋柔任手而握物牢固未知牝牡之配合而峻也作精者至精之至也赤子終日號而嗷不嗷也者至和之至也至和之至也能知無心至精至和曰常知此常乃曰明不明常理百端滋益其生此曰凶祥也或用心使氣令體盛實此曰暫強乃是術法而非道也夫體盛氣強知物恃壯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是道宜當

早已也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自悟自知者不可言若辯於言者則不知欲求不可言及之道者但塞其兌閉其門挫其心之銳解其事之紛應事則和其光處世則同其塵常應常靜是謂玄同自然無憎無愛所以親踈自平利害自除貴賤自滅使萬物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諸緣俱息打斷情見蕩然自在獨起萬法故為天下貴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貪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結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

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耶正復為奇善復為妖民之迷其日固已久矣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刺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正者一也王侯得一為天下正故云以正

治國吉凶悔咎生乎動惟一能克勝故云以奇孫子云道是以無事取治天

下也老子曰吾何以知其然哉周時天下

多忌諱人不敢言下情之病而民彌貧人

多利便之器尚賢矜智國家滋昏人多伎

巧無益盛行故奇異物滋起法令滋彰失

於德化民不知恥故盜賊多有故聖人云

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

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是以無事

治天下也雖其政悶悶不顯其治其民淳

淳而自化若用有為治世雖其政察察而

顯其治其民缺缺而不完用有為救世如

湯療疥暫時為福疥或緣湯蓋禍兮因福

之所倚其為福兮乃禍之所伏孰知其極

之理蓋治國者其無正耶今人正復又為

奇邪善復為妖民也人之迷惑其日固已久矣是以聖人大方而不分割清廉而不刺傷處直而不申肆藏光而不炫耀者皆處於無事也

治人事天莫若嗇嗇夫惟嗇是以早復早復

謂之重其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

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

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

用智識治人事天下則失其正莫若嗇而

不用嗇夫惟嗇是以早復正也早復謂之重

積至德語云中庸之為德也重積至德則

事無不克其至矣乎無不克而非苟且則莫知其

極也莫知其極可以有國蓋正為國之母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柢木根也

乃長生久視之道若言治身當抱其一

故乃長生住世留形久視之道也但以一為法則事無不克矣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

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治大國若也烹小鮮也者謂不可擾也擾

之則魚傷故以用無為之道蒞天下者而民不傷至於其鬼鬼人曰不為神崇疾疫傷人非只其鬼不為神崇其神神天曰亦不為虫蝗水旱傷人非其神鬼不傷人緣聖人用無為之道亦不傷人夫人神幽顯兩

不相傷者故無為則與天地鬼神同德蓋

德交也歸焉是以無為治天下者無天怨

無人非無鬼責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

勝牡以靜為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

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

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

人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為下

治大國者宜體天道下濟流行夫天下之

交也觀天下之牝牝柔牝常以靜勝牡

動以靜為謙下法故大國以用謙下小國

則取小國附之若小國以用謙下大國則

取大國納之故或用謙下以大取小或用

謙下而小取大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善人是

樂天者也小國不過欲入事人是畏天者

也孟子曰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
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居大者不可恃強宜
為下之也

道者萬物之與也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於人人之不善
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
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何也
不曰道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為天下貴

道者乃萬物之與也善道人貴道之若寶
不善道人恃德之所保身是故專道為美
言從之可以如市以德為尊行可以加於
人夫人不善道德者又何棄之有也故如
堯讓許由空為天子楚置莊周為三公招
賢之聘雖有拱璧玉為璧也以先前駟乘之
馬公卿如此之榮不受而隱去是不如坐
進此道也然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事也
所貴此道者何事也所貴者其心無欲視
榮華如塵垢而不曰求其以得者有者境
妄念之罪以免耶故為天下貴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聖人為而無為者是處事於無事也此恬
惔之德其味無味應大與小多與少
故云報怨以德

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之難事必作
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故聖人終不為
大故能成其大

夫人欲圖難者必先於其易欲為大者必
先於其細也天下之難事必作於勿天
下之大事必作於細是故聖人而無所
作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由難
之故終無難矣

夫輕諾許從後必寡信緣於多易後必多
難是以聖人應世而母必由難之故至終
無難矣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既易泮其微易散
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
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

無執故無失故民之從事當於幾成而敗之
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矣是以聖人欲不欲不
貴難得之貨學不學以復衆人之所過以輔
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其安易保持於危其未兆易謀於已成其
冰脆薄則易泮冰散蓋其微者易散也凡
事為之於未有之際治之於未亂之時夫
合抱之木由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
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事皆從微而至大
不可不慎也凡有為者故有敗之應有所

執者故有失之是以聖人處事於無為故
無敗無執故無失是故民以之從有為之
事者常於幾成而敗之幾者心動之微也
心未動以前心處於無而不名幾動則顯
露亦不名幾幾者心始離無入有在有之
微乃欲之初事之始也若能慎事至終如

事之始則無敗事矣是以聖人欲不欲者
慎心動之微不貴難得之貨者慎事動之
微故知聖人之學不用幾識為學以復衆
人之所過也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

11021A

為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措式常知措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古之善為道治天下者非不以用智見明民用智治世是將以愚民之也民之難治者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措式常知措式是謂玄德玄德之理深矣遠矣謂與物

事反矣不以智識明民然後乃至大順下天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故能為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入以其言下之欲先入以其身後之是故聖人處上而人不重音處前而人不害所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處下之也故能為百谷王是以聖人欲在人上以

其言卑下之欲在人先謂以其身後之是故聖人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所以天下樂推而不厭者以其謙退不與物爭是故天下之人莫能與之爭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其細也夫

老子曰天下皆謂我道大者謂不拘形名度數故也有似者終不肖下肖也夫惟一氣之大故似然居於形名度數則終不肖人云似則若肖則久矣其細也夫

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捨其慈且勇捨其

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正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為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

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則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則哀者勝矣

老子曰我有三德甚可為寶其寶執而持之可以治身可以治國一曰慈以仁

愛物二曰儉以寡於欲三曰不敢為天下先謙而不爭夫慈則敏惠故能勇於救物儉則常足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大器長今捨其慈且勇勇必害物捨其儉且廣廣則傷德捨其後且先則

人怨害物傷德人怨是死之道矣夫用兵慈愛不爭乃天之道也用慈以戰則為正以守正則固如天將救之以慈衛護之古之善為兵之士者而不用武善戰者以慈愛救物而不用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為之謙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二者是謂配也天乃古之至極之德古之用兵有言曰吾不敢為主主者而為客

是無慮於爭也是謂雖行應敵與無行同

攘臂所以表怒今不怒與無臂同仍引事者欲爭今不得已而應敵與無敵同執兵仗以表殺今以慈為主與無兵同是以慈為寶也老子曰禍莫大於輕敵也易動輕敵則幾喪也失吾寶故兩國抗舉兵相加則慈哀於人者勝矣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吾知也知我者稀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王

老子曰吾言簡直甚易知無所作為甚易行天下之人以情識測度欲見欲聞欲為欲得故莫能知莫能行此書言理有宗本論事有君也主意夫惟無不知言之宗事之主老子曰是以不知吾也知我道者稀嘆曰則我道貴也無矣是以聖人外被褐也而內懷至道如玉如玉隱石惟見於外罕知其內矣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矣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之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清靜經云內觀其心是知也心無其心是

不知也能悟心無其心此為尚矣道者心常無思無欲寂然不知心之所住若知者是病矣夫惟能病知為病則不被所知為障是以不病夫聖人之不病者以其病知為病是以不病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惟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民心虛寂萬境自空所以不畏萬物之威則自知大威至矣誠之曰無執小識小行狹其所居無惡勞厭其所生夫惟不厭者藉有身為利悟無相真常故當自愛是以不厭也古人云五福身全為不聖人自知而不自見也自愛而不自貴也故去彼自見自貴取此自知自愛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由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坦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疎而不失勇於敢為則招殺也勇於不敢則活也此

兩者或利或害如天之所惡者而孰知其故也感激之道是以聖人由難之天之道雖不爭而能善勝雖不言而能善應雖不召而報自來天道坦然若善謀也使善惡不能逃如天布網雖恢恢寬大疎闊罰惡賞善而分毫不失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執敢常有司殺者殺而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也夫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夫民貪欲為奇是故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忘欲而常自畏死其間而有為奇者以謂吾得執而殺之以戒於眾執敢也然以貪欲為奇者必自招其禍常有司殺者殺又何必代天行刑不惟殘物傷生仍亦自失天和而代司殺者殺是譬如代大匠斲也夫代大匠斲斲斤斧之勞希有不傷其手夫專刑罰治世少有不失道矣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是以飢民之難

11258

治以其上之有為也是以難治人之輕死以其生之厚也是以輕死惟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也

周時民之飢不足者以其上食之廣必稅之多也是以飢矣民之頑而難治者以其上之有為也是以難治矣人之冒險而輕死者以其上為生之厚也是以輕死矣惟上無以生為過厚者是賢於貴天下之生也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脫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也柔弱者生之徒也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故堅強居下柔弱處上

夫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見堅強者死之徒也柔弱者生之徒也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故堅強居下柔弱處上

夫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見堅強者死之徒也柔弱者生之徒也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故堅強居下柔弱處上

天之道其由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補不

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損有餘而奉不足於天下者其惟道乎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不居其不欲見賢耶

天之道其由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也夫天

之道損有餘補不足而人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損有餘而奉不足於天下者其惟效天道乎是以聖人效天道為而不恃功成不居者以其不欲見賢耶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以其無以易之也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天下莫過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欲換易之以其無以易之也如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者蓋不能守柔受辱是以聖人言萬方有罪在于一人能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獨稱孤寡不殺者能受國之不祥是謂天

下王此正言合德俗若反焉和大怨者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湯放桀武王伐紂而和天下之大怨者後必有征伐之餘怨既有餘怨安可以為善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如執左契無德者如司契物來自合此天之道也無德者如司契物來自合此天之道也無德者如

無親疎常與善行無為之人小國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也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使民至老死不相與往來

心本清靜元無染著緣心起欲而著萬物既著萬物則生貪求老子欲使天下人心無欲不著萬物如是小國中寡民使民有什夫之器伯夫之器智識可為

什夫之器伯夫之器智識可為

官長者而不用也且夫使民無欲則心靜安閑忘一切利益等事故重死而不遠徙七無欲則無求雖有舟輿也無所乘之無欲則無爭雖有甲兵無所陳之反朴還淳不假書契使民如三皇之世復結繩而用之無欲則不旋厚味而甘其食不事文采而美其服淳朴為風安其俗各不相慕而樂其業雖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彼此無欲無求雖相比之使民至老死不相與往來上怡怡然無所施下淳淳然無所為如是則焉用什伯之器也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信實之言其文不美於俗美言華淪理不信實

善者不辯辯者不善
善道者在行不在辯說辯於辯者則不為善論語云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知者不博博者不知

知者明心識本不在多聞廣博務廣博者有所大不知孔子曰賜也汝以予為多學

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于一以貫之

聖人無積既以為人已昔紀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耳蓋聖人無積也欲人付囑護念既以為人因勢獲利已愈有既以與人其道弘廣已愈多所以利他兼自利也

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老子書終二句以結其德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道德真經直解卷之四

紀末

元卿謂本來子時王屋野光求請此書欲鏤板於世本來子曰此書為已以記遺忘今人聞道德之書多自退屈而恐難行先曰氣與形神若一而能把握陰陽故壽與天地敵而無有終時此謂之真人若以一為法而貫萬事則可游行天地之間視聽八達之外此顯淳德而全道者謂之至人其次以陰陽為法從八風之理而能處天地之和內無患嗔之心故能適嗜於世亦可度百數比之謂聖人若取法則於天地象似日月辯列宿星辰為之天文述歲運察陰陽逆從造律曆分別四時此謂之賢人其次徇五常百行謂之君子背君子之行謂之小人自真人至君子不離一氣陰陽人事皆謂之德若對修德之士言一氣以前無為大道雖三賢十聖尚猶生疑何況小人乎五常百行乃修人理之德尚不肯行加之大道當自退屈何畏憚耳本來子曰向有客言昔王雱注道德經少年而